

2025年度中国散文年会颁奖活动举行 茂名籍作家黄康生 获十佳散文奖

本报讯 3月20日至22日，由《海外文摘》杂志社、《散文选刊·下半月》杂志社共同主办的“2025年度中国散文年会”颁奖活动在北京召开，现场揭晓了六个年度奖项。其中，茅盾文学奖得主梁晓声、鲁迅文学奖得主鲍尔吉·原野、刘庆邦、阿成等作家创作的散文荣获一等奖。茂名籍作家、湛江日

报总编辑黄康生创作的《遥望繁星》获十佳散文奖。

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白庚庚，作家梁晓声、刘庆邦、阿成、鲍尔吉·原野、乔叶、李锐东等，与获奖作家们一起参加了活动。

今日日本版全文刊载《遥望繁星》，以飨读者。

遥望繁星

■黄康生

星星离我们很近，仿佛伸手可摘；星星离我们很远，似乎遥不可及。

记得幼时在乡下，星星是极多的。每到夏夜，星星便悄悄地爬上天幕。先是零星的几颗，怯生生的，像躲在门后张望的孩童。渐渐地，胆子大了起来，一簇一簇地往外蹦，往外跳，眨眼间，便把天空填得满满当当，一丝风也透不进去。

牛郎星最是分明，中间大，两头小，活像一副“星扁担”。村里人说，这是牛郎挑着“两个娃”去“追”织女，追着追着，扁担就弯了。

“扇风生玉漏，置水写银河。”此时，银河也渐渐显出轮廓，它像一条缀满碎钻的白练从东南方斜斜地挂下来，无声地注入袂花江。微风吹过，江水溅起晶莹的星光。

江边的晒谷场上，堆满了金黄金黄的稻谷。大人们围着谷堆有一搭没一搭地侃着“星空与农田”“星星与稻谷”的故事。九叔的水烟筒一明一灭，与天上的星光遥相呼应。“瞧见没？那就是银河！”他手上的烟斗在空中划来划去：“今年河面宽，要发洪水哩。”

九叔是村里的老秀才，自幼喜欢观天象，肚子里有讲不完的故事。

“快看，天狼星！”顺着九叔的指头望去，我看见天狼星正穿透亿年的光阴朝我微笑。

“会挽雕弓如满月，西北望，射天狼。”九叔摇头晃脑地朗诵《江城子·密州出猎》。

“天狼是什么狼？”隔壁村的“大头虾”不知何时溜了过来。

“大头虾”是村里出了名的调皮捣蛋顽劣娃。平日里，他不是上树掏鸟窝，就是下地偷番薯，抓虫子吓唬女同学更是常有之事……

“满口之乎者也！”“大头虾”朝九叔扮鬼脸还偷偷摸摸他的水烟筒：“天狼星是不是犬星？”

九叔悠悠地吐着烟圈：“在民间，天狼星又被称为二毛郎。”

此时，村头的阿桃也跑过来凑热闹。阿桃说：“天狼星会变成狼狗！”

“大头虾”说：“天狼星会咬人！”

我们说着、笑着、吵着、闹着，闹成一团。

吵闹过后，我们便躺在尚有余温的石板上数星星。“一颗、两颗、五颗、十颗、百颗……”哎呀呀，数着数着就乱啦。

九叔笑着说，天上的星星比打谷场上的谷粒还多，数是数不清的。

“天上一颗星，地上一口丁。”我们继续在密密麻麻的星星里寻找永恒的寓言。忽然，一颗流星从天空中划过，拖着长长的蓝色磷光。“大头虾”张大嘴巴说，流星等一下就坠进袂花江里。

我们提着煤油灯跑到江边，苦苦寻了一个时辰，除了找到几只蛤蟆外，其他什么也没找到。

夜渐深，露水渐浓。躺在石板上，我感到脸上有些微凉，衣服也微微潮了。但我不愿起身，仍旧躺着仰望星空。此刻，星星愈发地近了，近到能看清“牛郎”扁担上的木纹，近到能看见“织女”纺车上的纱线，近到能听清银河里的潺潺流水声。

夜愈深，星星愈发稠密。那些数不清的星星挨挨挤挤，挤挤挨挨，在深不可测的幽蓝里浮沉闪烁。它们彼此守望，又彼此勾连，组成一张笼罩四野的光网。

三更时分，星星又近了些，近到几乎压到我的眉睫上来。我伸手一捋，仿佛就能捋下一缕星光。

不知不觉，石板已经半湿。九叔催我归家，我却盯着眼前的星星出神。

五更时分，村庄已睡去，只有荔枝树还醒着，它把枝桠伸向星空，仿佛要摘几颗星星下来。

我起身回屋，头上的星星依然缀满夜空，明亮如初。

后来，我离开村庄，挤进城里。起初，我还保留抬头看星星的习惯，渐渐便淡忘了。

城里楼房如林，灯火如昼，天空被切割成几何形状。偶尔从窗户望出去，只能见得两三颗星星，孤零零地悬着，像是迷路了。

很多人都说，城里灯光太亮，把星星都赶跑了。说起来奇怪，我自从进了城，星星便一颗接一颗消失了。那些晒谷场上看星星的记忆，也渐渐隐没在城市的灯海里。久居都市，我们似乎已习惯在红尘中穿梭，在风中漂泊，渐渐失去观星的闲情，也失去将星辰编成故事的想象力。

那一年秋天，港城遭受暴雨、台风、海潮的轮番袭击。狂风骤雨中，树木被拦腰截断，汽车被砸烂掀翻，电线杆被连根拔起。突然，城外的变压器发出“轰隆”一声巨响，全城顿时陷入一片黑暗之中。

我摸黑爬上楼顶，发现台风后的天空格外清澈，银河也格外清新。那条由无数星辰汇成的光之河流，自东北向西南流淌，横贯整个夜空。我痴痴地看着银河，忽然觉得身体变得很轻，似乎要随着这星光飘浮起来。

突然，一颗流星拖着一条闪亮的长尾巴划破夜空，留下一道美丽的弧线。这颗流星好像有点眼熟，但我又忘了在何时何地见过。

“梦里不知身是客”，我蓦然惊觉，我已有二十余年没抬头观天象了，那些曾经熟悉的星辰现在看起来却如此陌生。

前些日子，阿桃邀我去涠洲岛露营，说是一起去数星星，一起去追寻童年的记忆。

涠洲岛的夜，是从海上漫过来的。渔火一盏盏点亮时，星星便从云朵里钻出来，起初只是稀稀疏疏的几颗，后来竟如打翻的米箩，白花花地缀满天空。这里的星星与别处不同，它们仿佛被水雾浸泡过，带着潮汐的韵律明明灭灭。

有人说，涠洲岛的星星是有记忆的，他们记得渔港建成时的灯火，记得台风过后的狼藉，记得渔民丰收时的欢笑。还有人说，涠洲岛的星星是会算流水的，它会告诉你哪个海湾的鱼群最密集。

“如今直上银河去，同到牵牛织女家。”银河宛如一条璀璨的玉带，横跨天际。躺在甲板上，我顿感银河要倾泻下来，将我淹没其中。

北斗七星摆得最周正，像挂在黑绒布上的银勺子。阿桃说，那银勺子是天上神仙用来舀酒的。

“顺着勺柄往外数，就能找到北极星。”老渔夫妻四蹲在船头补网，抬头望一眼星空，又低头继续手上的活计：“过去，夜里行船，全靠星星指路。”

老渔头从十六岁那年起便随船出海打鱼了。数十年来，他一直保持着仰望星空的习惯，在别人眼里，他简直就是一个“星痴”。

“他看了一辈子星星，眼睛比谁都亮，比谁都尖！”这些码头闲话，他听见了，也仿佛没听见。

“北斗”是我们渔家人的路标，跟着“北斗”走，就不会迷航！”老渔头把烟蒂凑到嘴边，狠狠的吸了一口，慢慢的吐出一缕烟圈。“而如今，许多人连‘北斗’都不认得了。上个月，陈家的小子夜里出海，导航坏了，竟找不到回家路……”

潮水越涨越高，星星越来越密，它们倒映在海里，随着潮水轻轻晃动。夜归的渔船，拖着长长的光尾，搅碎一海的星辉。此刻，天上的星，海里的船，船上的灯，全都混在一起，让人分不清是天上的星星跌入海里，还是海里的灯火飞到天上。偶尔有飞鱼跃出水面，溅起的浪花也带着细碎的星光。

凌晨时分，涠洲码头开始热闹起来。归航的渔船带回了满船的星光，渔妇们手脚麻利的将鱼获分拣、打包、装箱。我蹲下身抱起一条涠洲大白鲷，发现它的眼睛特别亮，像是把整条银河都装了进去……

夜愈深，星星愈繁杂。那些星星又浓又密，又大又亮，像被涠洲宋皇井水洗过似的，一颗比一颗晶莹剔透。它们倒映在海里，随着潮水轻轻晃动。此时的涠洲岛，是天上的海，也是海上的天。

年承古礼 例聚乡情



高州忠平社年例游花船。黄信涛摄

高凉社火

■锋语者

这是我见过的最震撼的社火。它像一条巨大的火龙，掠过田野，穿过村庄，游过集市。它不断壮大、不断绵延，像有一股无形的引力，将散落在四周的烟火虹吸聚拢，汇成浩浩荡荡的烈焰洪流。

沙田忠平社的年例，家家佳肴飘香，户户四海皆客，还有两处最鲜明的特色万万不可不提：名副其实的年例第一花船和万人火把巡游。花船巡游是从清晨开始的，正月二十日，晨光未现，锣鼓便已响彻云霄。二十余名大汉，赤裸上身，露出厚实胸肌，腰缠红绸，拧腰蹬腿，如矫龙腾跃，腰间红绸飞舞如流火，吆喝和应，腾挪间尽显刚劲豪迈。他们或肩扛，或用粗绳牵引，合力扛起高达十余米、重达一吨的巨型花船，依照“逆行行三圈”的旧例，在人海中演绎出大船遨游江海之态。这帮壮汉，年年不同人，属于临时凑合的草台班子，却默契得令人叹为观止，似乎人人自带驱魔避邪，把上古先民驱鬼逐疫的仪式，演绎得淋漓尽致。但见花船斩风劈浪，起伏飘摇，围观的人群摩肩接踵，随着花船的行进左躲右闪、前拥后簇，汇成汹涌人浪，惊呼声，呐喊声，此起彼伏，滔滔不绝。

火把巡游总是在年例晚宴之后。火把却是年后就陆续开始制作的。春节余温未尽，人们早已按捺不住躁动，把象征年例信仰符号的巨型花船，遍插道路两旁、田头屋舍，把蛰伏了一整年的火龙召唤。又到村边砍竹，到圩头周叔杂货铺买煤油，把每根一分三分，锯开竹节，灌入煤油，用黄草纸塞实，倚靠在墙角，让油脂浸透每一寸纸絮，保障能充分燃烧。除了保障家里人人手一根竹筒火把，乡民们总要贴心地为客人备好。来的宾客超过计划，火把不够用，也是常有

的事，主人却从不担心，周叔杂货铺便有现成的。周叔从大年初六开始，就每天坚持制作火把，近乎执着。这一年一度的生意，挣不了几个钱，却实实在在满足了刚需，周叔乐此不疲。

锣鼓声由远及近，愈发急促，如同声声集结号，把人的心跳捣鼓得比自酿的米酒更猛烈，地面都和应着鼓乐跳动。人们放下久别重逢的絮叨，收起他乡遇故知的喜悦，犹在觥筹交错的宾主，停杯投箸，抄起候在门口的竹筒火把，循声向巡游队伍汇集。

灼灼火龙蜿蜒而来，绵延十里，红光漫天。数十面鲜艳的旗帜，引着一股热浪，袭面而来，主人宾客，本地人异乡人，自觉或不自觉，全被席卷其中，成为火龙身上的一个分子，被一簇火点燃共同的信仰。各种乐器尘嚣而上，震耳欲聋，鼓点频密如雨，铜锣干脆利落，唢呐悠扬，七八个号手鼓腮瞪眼，吹响齐人高的长号，把漫天的烟花震得支离破碎，纷纷零落。噼啪燃烧的火把，驱散早春夜暮的寒气，映红每一张脸庞，灼出额头的油光。人们眼里泛光，步履从容，在猎猎的五色旌旗间逐光而行，像是在追随烙入骨髓里的精神图腾。据《高州府志》记载：“乡人雉，沿门驱鬼，唱土歌，谓之年例。”但是任谁也不会否认，在这隆重的仪式里，蕴含着不可分割的洗夫人精神元素。

越来越多的火把汇入巡游队伍之中，原本领在前头的洗夫人轿子，不知不觉被人们簇拥到了队伍中央，这般光景，与千百年前，百越各地民众争相邀请洗夫人到访村寨，共贺丰年的盛况，何其相似。

火龙渐行渐远，终将重新隐入时节，却从未淡出高凉大地的天空。

年例饭香情浓

■王志翔

一到农历正月，茂名大大小小的村子，就被一阵接一阵的锣鼓声给叫醒了，这就是咱茂名地区独有的大喜日子——年例。本地人都说，年例大过年，比春节还要热闹。村里光是飘色、醒狮、锣鼓的队伍，加起来就有一百多人。飘色上的幼童站得高高的，跟飞起来一样；醒狮跳上跳下，一会儿脚下一会儿抬头，把在场的人逗得不停叫好。这个一代又一代传下来的习俗，装着最实在的乡情、最旺的烟火气，也藏着茂名最浓的文化。

年例前的好几天，村里人就开始忙活起来了。有人插彩旗、扎花灯，有人准备鸡、鸭、鱼这些祭品，把祠堂收拾得干干净净。村里的阿婆们围在一起做糍，制作糍很讲究选材和技巧，首先糯米粉要揉得软软的，包上新鲜的花生、上等的椰丝一捏，再盖上一个小红印在糍的中间，放入蒸笼，不一会，老远就能闻到粘味飘香，这可是年例必不可少的的一道风味小吃。

等到年例那天，天还没亮，大家聚到祠堂里，举行祭祀仪式。香案上摆满水果、糕点、香烟袅袅，村里最有辈分的老人，带着大家祈求全村顺顺利利、家族兴旺。之后就是特别壮观的摆台，每户都把最好的祭品端出来，红布一铺，远远看去，就像一条红色的长龙，把全村人的心都扭在一起。

最让人激动的是彩旗巡游。锣鼓敲得震天响，彩旗在前面开路，醒狮跟着伴舞，村民们抬着轿子，浩浩荡荡出发了。队伍从村头排到村尾，走过祠堂，走过田间，每一户人家门口都摆上香案，大家拿着香，恭恭敬敬

地行礼祈福。神轿一到，鞭炮齐鸣，烟花升空，这不是简单的仪式，是村里父老乡亲们对大自然的敬畏，对平安日子的期盼。

年例最核心的，就是亲戚朋友们聚在一起吃饭。进门就是客，只要来到家里，来人不用给红包，只要带上一份礼物，主人都会热情招待。年例宴，从祠堂摆到大街上，少则几十桌，多则上百桌，十里八乡的人都能坐下来吃。一桌子全是好菜，皮黄肉嫩的茂名白切鸡，蘸上酱汁香得流油，脆生生的水东芥菜，好吃又解腻，还有外酥里嫩的蚝炸、生猛的龙虾鲍鱼、鲜嫩的东星斑，每一口都是茂名的味道。

吃饭的时候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主人不停地给你夹菜、倒酒，笑声一片。年例吃饭不求多贵，就图个真心，来的客人越多，主人家越有面子，乡情就是在这一碗饭、一杯酒里越来越浓的。

年例最热闹、最过瘾的时候，就是村里请戏班来唱戏。演员们穿得漂漂亮亮的，唱的都是大家最爱听的粤曲。台下坐满了老人小孩，掌声一阵接一阵。天上还时不时放起烟花，照亮每个人的笑脸，看着心里特别暖。年例，不只是吃一顿饭那么简单，它是粤西文化的根，连着茂名最实在的信仰和习俗，连着一家人、一族的亲情，也连着每一个在外面打拼的茂名人。

不管游子们走多远，一想起年例的锣鼓声、饭菜香，还有亲人的笑脸，就知道家在哪，根在哪儿。年年有年例，岁岁情更深。这就是茂名的年例，一场热热闹闹、乡情民俗大聚会，一辈一辈传下去。

一页火纸寄乡愁

■张小明

在化州市丽岗镇龙西村，清明扫墓从来都是头等大事。这份敬祖念先的习俗，历经岁月沧桑，经久不衰，早已深深融入每一位龙西人的血脉之中。

儿时物资极度匮乏，大多数商品都要靠供销社统一供应，凭票购买，扫墓用的火纸、炮竹，虽不用票，却常年紧缺。但扫墓祭祖的传统早已在心中根深蒂固，炮竹没有便作罢，可无论多难，乡亲们都要千方百计寻上一页火纸，以此尽孝表心。

村里的曾耀进，是个多才多艺的热血青年，会打铁、会闹鸡，心思活络，又总为乡邻着想。见大家为火纸发愁，他急众人所急，不知从哪儿学来造纸手艺，悄悄在屋后山坑办起了小火纸厂。几经折腾，火纸终于造出来了，可小作坊成本太高，入不敷出，最终还是因亏本停了产。

造纸不成，曾耀进四处打听，得知邻村一位外号“鸡三”的黎姓能人有火纸门路，众人喜出望外。他立刻约上几位热心村民，跟着黎鸡三远赴广西陆川的深山沟里采购火纸。当年没有公路，没有车辆，一百多里路全靠双脚走，买回来的火纸全靠肩膀挑，一路千辛万苦，把承载着全村心意的火纸挑回龙西。

如今国泰民安，物资富足，扫墓是民俗的历史传承。随着时代发展，清明扫墓更成了全村最隆重的大事。每年春分过后的第一个星期六，定为集体扫墓日。凡是龙西子弟，无论身在何方、从事何业，都会千里迢迢赶回家乡。在大家心里，扫墓早已和过年一样重要，甚至比过年更受重视。

过年虽有集体聚餐，热闹归热闹，可假期短暂，乡亲们来去匆匆，刚寒暄几句就要分别，真正促膝长谈的机会并不多。唯有扫墓，才是全村人聚得最齐、聊得最久、乡情最浓的时刻。上山路上，老老少少结伴而行，平日难得一见的亲人，久未相逢的乡邻，一路走，一路聊。谁家孩子长大了，谁在外有出息了，谁家喜事近了，心里话、家常话，都在这一路慢慢说开。

祭祖，是对先人的怀念；相聚，是乡亲们的团圆。扫墓比过年更能拉近距离，更能增进了解，让亲情更亲，让乡情更浓。

从当年跋山涉水求纸的执着，到如今万众归乡、齐聚祭祖的隆重，时代在变，条件在变，可龙西人敬祖念宗的初心不变，守望相助的乡情不变。这代代相传的习俗，不仅是对先祖的告慰，更是龙西村凝心聚力、根脉不断的最好见证。